

四部叢刊

攻媿集(三)



188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攻媿集

三

卷六十二至卷九十

攻媿集卷六十二

宋

樓

鑰

撰

啓

謝除宗正寺主簿啓

容臺列屬方驚出命之從天宗寺勾稽更許引嫌而易
地事應如響人以爲神倍煩致曲之私益戴不貲之賜
伏念鑰頃持孤迹入玷周行叨金科筆削之司三歲于
此預寶牒討論之末貳職最優念親年之益高思色養
之多闕偶逢新制幸遂贅員天台四明喜家山之在望

治中別駕奉菽水之餘歡甫更二攷之書復捧三州之檄苟逃吏責來赴朝參登光範之門始尋故步索長安之米甘作畸人素蒙一顧之隆重辱千金之諾屏身逆旅妄意洪鈞不圖信宿之間忽被生成之渥方羣才之競進或累月之曲留是何庸愚首勞記軫俾居制作之地得以周旋其間雖公府無私諱之可疑而人子有至情之當隱范蔚宗謂郭泰爲太司馬遷以趙談爲同彼雖千載不刊之書亦有一時隨宜之例矧從兄正有近比而律經端爲此文非敢爲循牆之恭姑以避入門之

問汭勤敷奏許以徇私再窺天派之慶源恍若華胥之
昨夢輕舟浮海方虞風引于三山零雨自天終賴雲興
于四嶽茲蓋伏遇 某官 聖時間氣王佐真才進退百官
而坐廟朝悉從公論總領衆職而稱上意專幹化權矜
雁塔之舊題惜龍門之下客遂由遠外徑被甄收鑰敢
不仰首厚恩服膺高誼況獲居典領之下猶得附聲光
之餘譜磐石之宗益加修纂圖國士之報誓竭疲駑

通溫州交代沈詹事

樞啓

以下三首知
溫州任內

偃藩滄海真有古方伯之風易鎮溫陵庸示東諸侯之

勸乃容賤子獲繼後塵敢言一月之間再辱五雲之貺
搗謙甚矣揣分悚然恭惟某官學貫九流氣高八表天
分已超于凡品心傳自得于遺經嘯道真泳聖涯信師
友淵源之遠穿天心出月脅仰文章黼黻之工首振臺
綱早膺睿獎洊居宰掾遂陟禁途儲察推商皓之賢朝
望出漢庭之右粵從壯歲已著外庸使節帥垣凜威名
之猶在閩山江國懷惠愛以如新獨瀛壖未識于旌旄
故上意特分于符竹教條所及掃狡穴以一空政務日
清剔蠹原而欲盡葦年而變百堵皆興精力如黃穎川

而事不繁方略如薛馮翊而用自省撫摩多暇賦詠流
傳繡口錦心在昔接王楊之舊風樓月觀從今齊沈謝
之名忽傳舜詔之頒更與泉臺之重佇聞歸奏別拜褒
遷刺史之爲三公厥存故事人主之論一相用佐中興
伏念鏞晚出無堪冥行自信當血氣盛強之際不能大
所居之官矧父兄憂患之餘豈復有敢爲之志茲叨郡
寄遽迫戍期雖懷烏養之私未識牧民之體仰惟耆德
嘗拜下風庭內芝蘭已見朱轡之賢守門前桃李居多
黃閣之名臣望重儒先年爲父行退慚孤遠敢謂交承

瞻之在前知堅高之可慕瞠乎若後豈奔逸之能追尙
須修敬之初躬請告新之益暑風清潤燕寢邃深願精
茵鼎之調仰副冕旒之眷

回瑞安吳知縣

敦義

啓

朱輻就道未知郡太守之宜墨綬臨民正須邑大夫之
助同寅爲幸良覲非遙伏惟 某官 璧水勝流桂林秀士
絺章繪句蚤騰場屋之名錯節盤根尤藹簪紳之譽尚
淹闊步俯就徒勞已報政于羅川更字人于安固一同
何幸獲依明府之仁三異有聞行應清朝之選鏞疎愚

自信憂患何聊忽爲雙旌五馬之行欲訪孤嶼中川之
舊人情物態雖曰素諳吏事邦條正資協濟曾未馳于
尺牘乃先辱于朋緘欣荷良深敷宣罔旣

回沈主簿

典傑

啓

別十五年願復爲李君之御官二千石又獲在鄭公之
鄉入境云初飛緘未暇不圖前輩先辱英詞伏惟

某官

厚德鎮浮高風立懦蚤勤學殖視富貴若易然晚悟性
空置功名于度外笑孟嘗之下客爲義皇之上人以濟
南伏生之年抱西河子夏之疾隱居求志之士吾見其

人焉毫期稱道之賢蓋僅有存者行見鶴書之聘仍加
鳩杖之扶乞三老之格言爲千載之盛事鑰頃因客授
獲預英遊茲叨銅竹之分方厚金蘭之好拔薤一本惟
忠告之是求束帛十端懼寡聞之貽誚敢俟及階也而
相師冕便當從牀下以拜德公

回楊秘監

萬里
啓

鑰猥自左庠謬參外府兼史牒討論之職皆英躔吹借
之私垂問甚勤撝謙良渥再念一登末第曾因公諱而
退飛三入容臺率以祖名而引避雖曰周人事神之義

亦惟窮鬼轉喉之妖敢因修謝之餘併發自公之榮瞻
依益切感敘奚殫

回王原父主簿

洙啓

頃傳新作慙妄正于雌黃茲荷勞謙喜再來于尺素志
期遠到學有雋功曾日月之幾何覺詞章之頓進伏惟
某官才由天與業本家傳孔鯉過庭素佩學詩之訓相
如入室肯希用賦之圖旣決世科寢登官路移平昔窮
經之力爲一時應用之文今日侍親旣供子職他時遇
主可代王言尙云老馬之智專不鄙雕蟲之技小謂白

圭之玷固曰可磨而清濟若毫豈如無有不量衰朽輒
指纖瑕非惟欲補于聰明抑亦願加于砥礪今則下語
俱當屬聯更工回念舊編如出兩手雖未至飄飄凌雲
之氣然已有咄咄逼人之風盱衡以觀刮目相視要知
駢儷之有體不必怪奇以爲高旣不當窘于邊幅之間
又不可施之廊廟而駭文從字順意足氣全苟進學之
未央諒蜚英之有助君如斲輪者須得手而應心此若
持衡然懼俯首而至地果或亮我尚惟勉旃

回李希岳先輩

詢伯啓

澤底名家素聯枌社雲間俊譽未覲芝眉辱華翰之先
臨喜高詞之剗見伏惟某人天資近道學力過人繡口
錦心期赴功名之會金昆玉季已蜚場屋之聲豈大才
之未逢何小敵以猶怯然焚舟而進者有決勝之志手
劍而盟者乃敗北之餘試看今日著朱騎馬之流多是
前年黜額暴腮之輩會見出一隻手竟當取第二籌欲
大振于家風惟益修于賢業自慙朽拙莫助掀騰輒馳
緘以附鴈足之還方洗眼以俟龍頭之選

回張子宓教授

處

謝作辨虛跋啓

虛以擬立仰儒先之述作言不盡意冀學者之發揮惟
後世之子雲有本朝之君實探蹟索隱著書立言頃尚
多于闕文旋復逢于全帙蓋丁年得之張御史之手謂
蜀本出于范太史之家且言令慈水之時親曾覩德深
之說旣逾三紀始遇一編專窮象數之微備見淵源之
蘊輒伸末議具載舊聞初未有演義之篇故尤欽于絕
識及今見發微之論乃盡掩于前功念其生不得用于
時賴有此可少見于世況家傳之甚的實鄉義之所推
掠而有之忍亦甚矣不勝憤懣併爲辨明豈惟慰九原

之英抑亦表一介之善伏惟某官義尊從祖力取世科
知與學之有來發幽光之不泯懷問一得三之喜極駢
四儷六之工荷意甚勤非吾敢望藏于屋壁何殊孔氏
之遺報以瓊瑤徒愧衛人之厚

回上虞杜君昆仲啓

伯氏決科出世真成于一佛華宗積慶克家又見于二
難琴劍踵門文書銜袖大篇見憐才之切長箋知種學
之深陳義甚高撝謙似過有如衰悴自揆庸疎論道德
則虛負于初心言文章則難追于古作徒勤盛意祇益

厚顏尚冀融明均垂孚照

回陳勝私先輩配啓

謁次通名初喜見秀公之裔世家論契乃知爲侍講之

門握手定交傾蓋莫逆伏惟

某人

父書素讀天分更高

盤萬卷于雲夢胸中巢四松于匡廬山上及見開元之

故老尙聞正始之遺音古事今事問無不知儒家道家

應皆如響稍窺新作歎溫厚爾雅之文側聽高談真直

諒多聞之友言誠可用學有自來蚤負俊聲真是崑山

之片玉晚甘肥遯竟成滄海之遺珠退念少時熟聆慈

訓遭戈兵之肆燬寓冢舍以偷安荷先正之相求闢數
椽而共聚窮百家之奧旨信一代之偉人三紀以還尚
來過于仲舅交臂而失恨不拜于下風豈謂暮年得逢
賢嗣自幸無涯之樂且聞未見之書遊邊忽作子宵征
訪別更塵于夜辱餘生能幾再見未期相送仙舟第有
加餐之祝會從僊籍或觀破賊之章

回翟司戶

大正
啓

服忠惠之英名固已踰于四紀聞孫曾之競爽曾未識
于一人喜戶掾之鼎來撫衰蹤而自幸伏惟

某官

家傳